

钱学森谈生产力经济学

编者按：此文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于1985年4月2日写给熊映梧同志的一封信。现征得钱、熊两教授的同意，发表于此。

熊映梧同志：

由吴健同志转来的大作《生产力经济学原理》收读，为我明确解决了“二因素”“三因素”之谜，以及生产力经济学的内涵，十分感谢！

您主编的书，我赞同。我对产业革命，经同吴健同志讨论学习，认识有点发展：我以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都是基层性质的，零星性质的，进入社会整体这个更加宏观的上层，我们应该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又可分为三种：（1）经济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资本论》一卷序言用语）的飞跃是产业革命；（2）政治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政治革命，即国家国体的根本变革；（3）意识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文化革命（不是所谓“文化大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都是社会革命。我们目前在进行的、小平同志称作是第二次革命的，基本上是产业革命，一种社会革命。您意如何？请教。

关于生产力经济学，我不知道您的宏观生产力系统与朱嘉明同志的“国民经济结构学”如何区别，我看好象是相同的。您的书和朱嘉明的小书都对历史的发展讲得太少，我对朱嘉明同志说要研究变化，研究“动力学”，即此意。从历史上看，生产力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小炉匠的生产力系统怎比得上今天的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系统！人总是被迫去研究学问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空前紧张的生产关系促使人们去创立政治经济学；也正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系统，特别是建设国家规模的生产力系统的复杂性才促使我们去创立生产力经济学。您看对不对？要研究“动力学”呀！

顺着这个时序发展，我看还有一门基础理论性的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人们不是常说，“全身是干劲，就是没钱，所以事办不成”吗？《内部参考》1985年23期（3月25日）上有所谓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的“仪征模式”，也是运用金融办厂。现在还有生产资料租赁制，……等等。我们要建立金融经济学，非常重要。您的中心能搞吗？

就写到这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附上拙作稿一篇。（略）

1985、4、2